嘉定趣谈

泌水院：泌水谁名自昔年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泌水院

泌水清流何处寻，曲栏小院听梵音。
宋公筑墅留诗迹，炎庙遗踪起厂林。
虎啸柴门燃暗夜，香凝皂户润人心。
咖啡金奖惊寰宇，古巷悠悠说到今。

乐山老城区有条巷子，主巷加叉巷不过两百多米，却装着一座城市的数百年时光，它叫泌水院。

这个名字的来由，藏在一泓清泉里。“泌”是涌出的意思，从前这里有泉水常年不歇，从山体岩层中缓缓渗出，汇成一池碧水。佛教讲究清修，有大师看中了这块地方，便建起寺院，取名为“泌水院”。清嘉庆《乐山县志》记载：“泌水院殿后左隅二池，水颇清冽”。

游赏胜迹

泌水院原来四面环山，在今步行街尽头形成一个“n”型的环山冲，水系呈“Y”字形流出，穿街一桥为“三圣桥”。三圣桥南边有座供奉刘关张三圣的庙，庙名后来变为武圣祠。

清嘉庆年间，据说那里建了座别墅，当时乐山官员喜欢去那游赏，其中就包括嘉定府知府宋鸣琦。宋鸣琦是与张能麟齐名的一代名宦，在嘉定知府任上十二年，“平夷务，除奸蠹，建书院，立规约，起文庙，修志乘”，一切爱士便民之政，知无不为。他得闲就喜欢在乐山城到处走访山水，发现城北泌水院环境幽静，后殿左侧一角有两处池水，水质清亮，稍加营造便可成为城市景区，于是商民捐资，修葺廊舍，凿山为亭。

因为此处地势颇高，前面没有任何遮挡，站立于泌水院后面山坡上的凉亭中，可将凌云、乌尤山收入眼底。清人郑成基有《泌水院观鱼》诗云：“曲阑小院一泓泉，泌水谁名自昔年。僧已白头能好客，花留红蕊竞春妍。为怜胜迹邀仙侣，无那游踪信俗缘。俯景临池如澈悟，可知濠濮意同禅。”泌水院确是“胜迹”一处。

泌水院以“水”胜。传说清光绪年间，李嘉秀考中解元时，泌水院溪沟中曾有“亮虾”出现。亮虾“尾如萤火，夜则明若列星”。因此，李解元对泌水院情有独钟，在京城吟诗道：“秋雨凌云树，春风泌水花。”将泌水院与凌云山相提并论。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邓家山下来一沟清澈的溪水仍在巷内石板路边缓缓流淌，经三圣桥流入府河，溪边小院鳞接，花木时露，成为老乐山人对泌水院最美好的记忆。

人文荟萃

民国以来，泌水院住过不少名人，如在北平任过警察局长、退职回乡当嘉定府中学堂老师的黄咏裳，1939年郭沫若还亲自到泌水院拜访。担任过7所中小学校长的帅蕴德，也曾家住泌水院多年。

画家刘朝东更是泌水院的名人，他家的小院一直保留到泌水院被改造为商业步行街之时。1943年元月，刘朝东曾在育贤街商会举办个人画展，并把画展收入捐赠兑阳小学和圣泉小学各500元。

泌水院还有一家姓李的，乃乐山望族，号称乐山四大家族之一（其他三家分别是鼓楼街的金正顺家、河街的雷世发家、月哐塘的唐华甫家），始祖李稽典为清乾隆时士绅，官家维修古城墙时，他捐银2300两相助。后人李铭三在民国时也是乐山名流。其孙李绍白书法写得好，凡涉及街道上有动笔杆子的事，人们都要去请他。李绍白与遍能、李琼久关系极好，拥有他们不少墨宝。

此外，泌水院出名的庙是炎帝庙，民国时，每届炎帝会，炎帝庙都要热闹一阵子。

四家工厂

民国之后，泌水院开始变了，它从一个风景区变成了工厂区。

制药厂在巷尾。1939年（亦说1940年），川康制药厂创建，后来辗转迁到这里，成了乐山制药厂的前身。1958年，这家厂生产的咖啡因代表中国参加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了金奖。这在当时的乐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们大多知道茅台酒、泸州老窖曾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两家酒厂借此大加宣传，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乐山也曾有产品荣获过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金奖。

肥皂厂在街口。老板是吴鹿平，五通桥牛华镇人，犍为盐场首富吴子春的长子，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应用化学。1919年回国后，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乐山办起了肥皂厂、胶厂、火柴厂。乐山肥皂厂的招牌货就是“乐山肥皂”，压着字模，质地扎实，老乐山人管它叫“皂中之王”。那时候每个人一个月的计划只有半条肥皂，洗澡、洗衣物都得靠这半条肥皂。乐山人洗澡的肥皂，每条都压有“乐山肥皂”字样，一条三毛二分，关键是要凭票购买，一般都很珍惜，使用时只要轻轻地抹一下就行了。

火柴厂办在炎帝庙里。民国版的《乐山县志》对这家规模很大的火柴厂记了一笔：出虎牌商标货品，工作妇孺约千人。1952年，乐山益新火柴厂将炎帝庙里的荷花塘填平，当作晒坝用。解放后因多次失火，火柴厂厂址改作乐山皮革厂。1984年，乐山火柴厂为美化产品包装，启用“白兔”软纸贴标，木梗火柴用大贴标，纸蜡梗火柴用小贴标，售价均为每盒三分。收藏界对这类商标有个美丽称呼：火花。1989年，当火柴每盒售价六分时，火柴厂担心“兔子”图案过多而引发冒牌，统一为一种图案，即“奔跑白兔”。2001年，始建于1925年的乐山市火柴厂宣布倒闭，退出已经萎缩的火柴工业，倒闭前仍有近600名员工。

皮革厂也在巷内，靠近火柴厂。皮革厂每天收进来加工的猪皮，剔下来的肥肉等，好点的部位都被精心收集起来，每个干部工人都可以分到一小包。这充满了油荤的猪皮下脚料，或清炖、或红烧，让工人家的灶房飘散着喷香的肉味。乐山皮革厂的“瑞鸽”牌皮衣，时尚新颖，为扩大品牌效应，特别注重广告宣传。

就这样，一个清代文人笔下的“山林城市”胜迹，被三家工厂改写成了工厂区。古庙、洋楼、老宅与新厂房交错，成了泌水院的一道另类景观。

而到了如今，泌水院已成为商业步行街外加古玩一条街。行走其中，到处可见平平淡淡生活的模样，三五好友坐着喝杯茶，摆摆龙门阵，打上几圈贰柒拾，好不惬意。它延续着老乐山的古玩文化，成为难得的静谧之地。

岁月感怀

鱼出青衣江

■ 杨景岗

青衣江水映晨光，江流深沉，大黄葛树摇曳着树枝，回应堰渠欢畅。

一位中年人携两三随从，饶有兴趣地四顾两岸青山江中清流，驻足眺望峨眉山在云海中隐现。中年人一袭长衫，一把长髯，目光如炬，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山水间回荡。一行人沿江而上，千佛崖，铁石关，古泾口，崖上千尊佛端坐不语，水叩石壁若梵音清唱。

时近中午，腹中咕噜，中年人一抚长髯，“找个店家吃江鱼。”

寻得江边小店，干净整洁，临窗宽坐，举目可望江流，清风忽撞窗帘。“难得好风景。”中年人应声赞叹。

店家见来者气度不凡，不敢怠慢，起身上前招呼，“有清晨从江上捕获的鲜鱼，味美。”中年人兴趣大增，“我看你泡菜坛里泡椒肉厚形美，红亮泛光，需多加泡椒提味”。中年人果然是美食行家，见店家提活蹦乱跳的鲜鱼一尾来座前，忍不住直接安排起菜式。

店家一通仔细打理，鲜鱼上桌。数人胃口大开，风卷残云。中年人满意呼唤店家结账，伸手摸袋，“喔嚯，走得匆忙，忘记带钱了，你们呢？”数人兜中皆空空如也，好不尴尬。店家纳闷，看样子这几人也不像是吃跑堂的啊。正当店家迟疑之际，中年人朗声道，“有笔墨纸砚吗？”

笔墨倒有，账簿纸张确实不佳。中年人在店堂里转悠，见店家有折扇一把置于案上，伸手取来，扇面洁白素净，“有了，你请我吃鱼，我就还你一尾鱼如何？”店家一头雾水。

中年人随即展开扇面，取案头记账之笔墨挥毫涂抹，说来也神奇，寥寥数笔，一尾江鱼跃然扇面，生动活泼，有游出纸面，畅游江海的气势。更兼远山隐隐，让人眼前一亮。店家初通文墨，见来人画笔神奇，气势更超凡脱俗，知道今日遇见高人，连声称赞，“先生客气了。能请先生吃鱼，小店果然蓬荜生辉。”

随行者提醒店家：“你手中这尾鱼，可值千金。”

中年人转身，抬头朗声大笑：“青衣江上好风光，江鱼美味不虚名。”

店家望着远去的背影，拿着手中的折扇，绞尽脑汁琢磨这先生是何方神圣。

这段青衣江畔千佛崖下的故事，自然只是民间传说。不过，这神秘的中年人，确实到过。来来去去住了好几个月，他住在农家院落，在作坊与田野之间。不仅为夹江美景吸引，吸引他的更是手工的传奇——纸，手工造的书画纸。

夹江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山深林密，更兼房前屋后，翠竹森森，自古有造纸技艺传承，号称“千年纸乡”。得物华天宝，兼历史厚重，传统造纸，品类丰富，光洁平韧，历来为书画人士喜爱。中年人原来是书画界艺术圈一代传奇，张大千是也。抗战爆发，大千到青城山居住。平日里来访求画之人甚多，素来习惯的宣纸，因日寇入侵，来源断绝，画室中所存纸张即将告罄，这可急坏了老张，他托人四方寻找。成都有一家著名的书画文物商店“诗婢家”，与文化人士交往甚密，大千也是这家店的常客。得知大千焦虑，店主郑伯英给他出了个主意，“何必舍近求远，不远处的夹江县乃千年纸乡，自有好纸可书画。”并送夹江纸数张，请老张鉴赏。大千试画，果然不同凡响。

经郑伯英联系，张大千前往夹江，与马村造纸匠人相见恨晚，随即住下来与造纸匠人一起探讨，调整材料，改善工艺，反复试制，终获满意的书画纸，不仅光亮洁白，平整润墨，更因加入本地竹子纤维，纸张尺寸增大，韧性更强。大千对倾注自己心血的纸张喜爱有加，加盖自己“大风堂”印鉴。当时即有部分纸张流入书画界，声名四起，时人以“大千纸”呼之，是难得的精品。大千曾以夹江纸作画，回赠郑伯英，留下一段佳话。

大千寻纸，造纸，因为心中藏着大秘密，只等这画纸相助。带着两万余张夹江纸，走进远方大漠深处，阳光挥洒，驼铃叮当，风沙漫卷，千年佛光五彩斑斓。夹江纸成就大千对敦煌心心念念的向往与追求，大千用夹江纸带给后人一个清晰的敦煌，唤醒千年的神秘，夹江纸承载着敦煌的神秘与璀璨，一鸣惊天下。

如果没有敦煌，张大千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无疑会受到影响，而夹江纸是支撑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平台。敦煌、大千、夹江纸，串起一段千古传奇。

大千带着夹江纸走后，无缘再回夹江，他作画仍然喜用夹江纸，称赞：“宣夹二纸，堪称二宝。”

大千仙气飘飘，也有意气性情，更有四川人独特幽默，十分有趣。大千好美食，是美食的品尝者，更是难得的实践者。大千不时下厨，厨艺不仅有色香味意形，滋味中还融入了水墨与五彩，以食材为墨，铁锅为画纸，用锅铲作画笔。他曾自负地说：“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果然大手笔。大千家乡内江有著名的干烧鱼，据说源自大千祖母的家常厨艺，经大千改进，成为川菜精品，以“大千干烧鱼”传世。大千留下不少手写菜单，是书法与美食的完美结合，其中不乏鱼味，“黄鱼煨面、鱼面、清蒸鱼”等等，大千烹鱼是否有夹江厨师调味的影响，是否有当年青衣江畔的滋味，让后人浮想联翩。

马村青山拥翠，绿水潺潺，在青衣江与岷江之间，得山水眷顾，马村不仅造纸，也有美食鱼头，一改川菜麻辣油亮，独创味型，可谓耳目口舌一新。大鱼头肉厚体胖，大盆上桌，汤汁深绿，本地酸菜打底，味鲜带麻辣，鱼头肥美，鲜嫩软滑，入口即化，清香添味，爽口淋漓，可以大口品之，以快朵颐，至微汗覆额，汤汁亦可饮，十分难得，在川菜中自成一体。特殊滋味靠后院自种神秘配菜调味，全然自然滋味。不知当年大千居此地数月，是否品尝？但喜美食的大千或许亲自出手指点过农家烹饪调味，就像他出手指点造纸的配方。

“一水中流，两山对峙”，青衣江把富于传奇的故事，留给了夹江。

夹江城得天独厚，得青衣江和东风堰（古堰原来叫毗卢堰，现在是世界水利与灌溉遗产）滋润，自来是美食之地。青衣江鱼鲜众多，留下双鱼村等多个与鱼相关的地名，青衣江畔，东风堰旁，大街小巷，农家乐，江鱼馆，大饭店，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以江鱼为特色的美食，引来多少游客。

古城小巷民居重重叠叠，曲径通幽，小店深藏其间，无店招，无名头，只靠口耳相传，只需回头客带路，有民间高人隐于其间，所谓大隐隐于市。店家闲散，不吆喝，不招揽。来客进店，轻松自座，茶水自理，瓜果随便，店家起身点人头。食客一碟花生米，一盘葵花籽见底，腹中如百爪挠痒，万千呼唤，方见店家推小餐车而来，香气四溢。白瓷盘中置鱼一尾，一人一盘，限量供应。全鱼完整，红油打底，姜葱蒜俱全，泡红辣椒必不可少，调味中规中矩，却又暗藏绝技，一鱼食罢，只余散骨，滋味实在诱人，那就来一碗白米饭吧，以盘中汤汁佐料拌之，风味亦佳。心存挂念，数年后再访，早已人去店空，询四邻，老板已远赴他乡，不曾收徒弟传技艺，这美味也成了传奇。

青衣江里的游鱼，是餐桌上的美味；造纸坊里锤炼抄制的夹江纸，也是青衣江里生长出的另一种鱼，是艺术的盛宴。大千食夹江鱼，带夹江纸，踏上千里大漠，沐风沙听驼铃，留给后人一个远去的背影。

大千已远，青衣江流悠深。



秋色如画 陈晔华 摄

汾河晓色

■ 郭明兴

山西采风，途经临汾，作协采风团夜宿汾河之畔的“西岸酒店”。酒店处于平阳大桥以西，客房整洁，环境清幽。隔窗可见一河灯影，我们在这里舒服地住了一夜。

次日清晨六点半，天色还未全然透亮，汾河却先醒了。开窗一望，薄雾弥漫河面，似一袭轻纱笼住岸柳与桥影；侧耳细听，水声隐隐飘来。平时我有早起慢步习惯，随之心有所动，索性换鞋出门，朝着河岸而去。穿过迎宾大道下方的通道，左拐再行百余米，便进入汾河公园，一块标牌静立河畔；“临汾汾河文化生态景区”。

临汾古称平阳，又叫卧牛城。平阳大桥横卧汾河之上，贯通东西，将河东老城与河西新城连为一体。桥头两端，卧牛石雕敦厚矗立，那是城市徽标的象征。清晨，桥上车流缓缓，轮声轻响，与汾河流水的低吟相和；数十根桥柱深扎碧波，将天光云影、两岸风光一分为二。

沿西岸步道缓步而行，一阵河风迎面拂来，混着柳丝与青草的清香，裹着河水润润的凉意。这是汾河一天里最安宁的时辰，万物都在初萌的晨光里缓缓舒展。我自然也放轻脚步，不忍惊扰这份清晨的静谧。

这条流经尧都的汾河，本就是一条载满故事的河。远在上古，“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治水的传说早于大禹，让两岸先民得以安居；汉武帝泛舟汾阴，中流箫鼓，留下“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的慨然吟唱；李白遥望滔滔汾水，寄发“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的游子乡愁；岑参借流水赋诗“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遥送友人；元好问驻足汾滨，写下雁丘千古绝唱。一河流水，一河云影，连着一代代人的绵长情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汾河又随一曲歌谣传遍南北。乔羽到汾阳采风，写下《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词。“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后来经郭兰英倾情演唱，清亮婉转的歌声伴着汾河流水，把三晋的山水乡土，唱进无数人的心坎里。

汾河自高原奔泻而来，穿城郭，过平川，汇入浩荡黄河。一川逝水，阅尽千载岁月。上古治水的宏愿，汉家的秋风咏叹，唐人悠悠的归思，金代雁丘的怅惘，还有那一曲悠扬的汾河之歌。万千往事，都沉淀在这一脉清波之中。

河滨堤岸，柳丝依依，草坪铺翠，亲水平台和木栈道顺着河水一路延展。蜿蜒的步道上，游人不多，三两个身着红装的人慢跑而过，像是跳动的火焰；练拳的人择静处而立，推手运拳，身形舒缓，气息与河风同频。我沿着水边走走看看，整个人都松弛下来，好像所有的琐碎与烦忧，都随流水悄然而去。

步道前方传来沙沙声响，一位穿黄工装的保洁工正在清扫路面。我上前搭话：“师傅，每天都这么早？”他抬脸一笑：“是啊，天不亮就来，趁游人少收拾干净，大家逛着舒心。”“这汾河公园真的漂亮”，听语音，知道我是外来者，他热情回应：“可不是。公园2009年动工，2011年开园，增添了不少绿地景观，如今已是国家4A级景区，临汾人都叫它‘城市客厅’。”我问前面还有什么景致，师傅抬手指向前方；“你再往前走，九州广场、博物馆一带更美，值得去看看。”

简单质朴的几句闲聊，蕴涵着平凡的善意，如晨光一般的温暖。正是这些早起劳作的普通人，守护着汾河岸边长久的清爽，让悠悠汾河充满诗意。

不多时，河上薄雾散尽，天光铺展开来，沿河楼宇、长桥轮廓渐渐清晰。柳丝随风轻摇，拂过微凉的水面。几只水鸟从芦丛中倏然飞出，贴水掠过，几声鸣叫，划破河滨的晓色。朝阳慢慢升起，金光洒向河面，碎成一河的金波粼粼。

汾河的晨晓，没有浓艳的色调，只有清、静、缓的本色。精心营建的滨河绿廊，是城市建设的匠心；市民热爱家园、惜护河滨，是临汾人的温良。站在这里放眼望去，远山分列，太行、吕梁遥遥相对，河水缓缓淌过平川。眼前正是老歌《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吟唱的最美河段。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地流……”熟悉的旋律，仿佛又在耳边响起。这晨光里的汾河，在我心底刻下深深的印记。

行走笔记

走进晋中大地（组诗）

■ 夏书龙

我是呼啸凛冽的北风
撕扯过北魏铁骑的
仰天长鸣

我是冰凉寒润的雨水
孕育过盛唐气象中
高贵激昂、秀美绚丽的诗句

我是太原博物馆
浩荡奔涌历史里
一缕缕微弱的声音

丰沃富饶的晋中大地
代代传递着我的希冀
我美丽漂亮的女人
长发披肩，目光深情
倚靠着朽陋的门框
寒风之中
等待我凯旋而归的
马蹄声声

这片大地
曾是男儿的流血牺牲的战场
也是男儿顶天立地的情怀

在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眸
我看见了晴朗的天空
也看见了缱绻迷人的爱情

进入壶口

循着黄河的涛声
我们寻觅了几千年
黄河的摇篮里
藏着我们心底的梦想

九曲十八弯的奔赴
壶口，是最灿烂的绽放
金尊玉壶
鲸吞万年吼声

浊浪排空
飞珠溅玉
浪撞山崖
裂帛惊雷

此刻
我想放声大吼

积攒千万年的呐喊
诉说苦难与抗争
泪水与热血
中原大地之上
烽火遥连
旌旗猎猎
天下兴亡
功过千秋

踏入壶口
才算真的见了黄河
敬拜黄河
一如敬拜母亲

西安听秦腔

行走在西安古城墙上
我听见了秦腔
悲怀苍凉之声
撼动了我的坚强
我泪如雨下

八百里秦川
不过一首秦腔
十三朝的古都大邑
不过一首秦腔
汉家城阙，灞上折柳

行走在西安古城墙上
我听见了秦腔
城郭廓坊，茫茫四野
大唐盛世气象犹在
古都豪气依然
在激越昂扬的秦腔中
我寻觅
英雄豪杰的恢宏的壮志
掩藏在日月星辰里的忧伤

知道一首名曲叫《秦腔》
知道秦腔是关中的魂魄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
豪杰金戈铁马的英姿
名士自在风流的韵事
写了又擦，擦了又写
秦腔是历史的底色
始终悠扬天空

第一次行走在秦川大地
聆听秦腔的深沉与高亢